

光明原创之

3

病毒

蔡骏/著

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获得者

插图本

中国文联出版社

病毒

蔡骏著

插图本

中国福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病毒 / 蔡骏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

ISBN 7-104-01518-3

I. 病…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5577 号

病 毒

蔡 骏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华光印刷装订厂 印刷

120 千字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本 8.375 印张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104-01518-3/I · 619 定价: 14.80 元

病毒 VIRUS

冬至前夜

如果把一年比作一天的话，冬至就等于一天里的子夜。所以，冬至的前夜是名副其实的漫漫长夜，天黑得特别早，也特别地冷，太阳总是若有若无地挣扎着要提前下班，仿佛患了黑暗恐惧症一般急急地躲到地平线以下去。我站在窗前，望着远方没有月亮的乌黑的天空，心中忽然有了种奇怪的感觉。

我匆忙地拉上了窗帘，打开了电脑开始上网。今天的网上没什么特别的消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聊了一会儿，就下了线。我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刚写了个开头，原本想好的灵感却突然枯竭了，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总觉得今天不对劲儿，我打开了邮箱收邮件，总共只有一封新Mail，发件人是林树，我的一个老同学兼好朋友。内容很短——

我的朋友：

当你收到我的这封信以后，立刻就到我家里来一次，马上就来，一分钟也不要迟疑，好吗？我现在等不及了，快，你一定要来。

林树

他什么意思？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那么冷的天，那么远的路，他那儿离我家距离一个小时的车程呢，这不要了我的命。我看了看他发出的时间，距现在只有半个小

VIRUS 病毒

时。而现在已经快 11 点了，难道真有这么重要的事？会不会开我玩笑？不过林树不是这种人，他这种比较严肃的人是不太会跟别人开玩笑的，也许真的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我在房间里徘徊了一圈，然后看了看漆黑的窗外。最后还是决定去一次。

出了门，发现地上有好几圈黄色的灰烬，不知是谁家烧过锡箔了，我特意绕道而行。走到马路上，才发觉天气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冷，风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在半空中打着唿哨。商店都关门了，开着的便利店也是了无生气的样子。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就连马路上的汽车也非常少。我等出租车等了很久，我清楚地数着在空旷的黑夜里回响的自己的脚步声。

终于等到了一辆出租车。驾驶员三十多岁，挺健谈的：“先生，今天晚上你还出去啊。”

“有点急事。”

“明天是冬至啊。”

“呵呵，我不信这个的。”

“我也不信，可是今晚这日子最好还是待在家里。今天做完了你这笔生意，我马上就回家，每年的今晚我都是提前回家的。”

“为什么？”

“鬼也要出租车的嘛。因为今晚和明天是鬼放假的日子。没吓着你吧，呵呵，开玩笑的，别害怕。”

车上了高架路，我看着车窗外的城市。桑塔纳飞驰，

病毒 VIRUS

两边的高层建筑向后掠过，我如同在树林中穿行。迷蒙的黑夜里，从无数窗户中闪烁出的灯光都有些晦暗，就连霓虹灯也仿佛卸了妆的女人一样苍白。

不知怎地，我心神不安。

车子已经开出内环线了。林树的家在徐汇区南面靠近莘庄的一个偏僻的居民区，七楼，100多个平方，离地铁也很远。上个月林树说他的父母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要在那儿迎接新世纪，所以现在他一个人住。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要有点心理素质的。

我看了看四周，现在车子开在一条小马路上，虽然林树的家我常去，但我从没来过这条马路，黑夜里看不清两边的路牌，只能看到远处黑黑的房子，要么就是大片大片的荒地。车子打着大光灯，照亮了正前方，光亮的柏油路面发出刺目的反光。而四周是一片黑暗，如同冬夜里的大海，我们的车就似大海里一叶点着灯的扁舟，行驶在迷途的航线上。

我索性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地任车子载着我在黑夜里漫游。在半梦半醒中，车子忽然停了下来，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车外一栋栋黑黑的居民楼，的确到了。我下了车，司机只收了我个整数，零头不要了。然后他迅速掉转车头开走了。

我懵头懵脑地向前走着，不住地哆嗦，小区的弄堂里不见一个人，两边楼房里只有零星的窗户还有光线透出，可能是几个半夜上网的人。我不断地呼出热气，像一团清烟似的向天上升去，我看了看天空，星星和月亮都无影无

病毒

137

VIRUS 病毒

踪了，只有几朵乌黑的云漂浮着。风越来越大，从高空
中向下猛扑而来，卷起一些细小的碎屑，在空中飞舞。不知
哪家的塑料雨棚没有安装好，在大风中危险地颤抖着，摇
摇欲坠，发出巨大的声音，就象是一只拳头砸在了上面。

忽然我好象听到了前面有什么声音，“嘭——”那声
音很闷，像是哪家的花盆敲碎了。

我加快了脚步，在林树家那栋房子下面，我发现有一
个人倒在地上。

我屏着呼吸靠近了几步，在楼前的一盏昏暗的路灯
下，看清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的朋友林树的脸。

一摊暗红色的血正迅速地从他的后脑勺下向外涌出。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抬腕看了看表——子夜12
点整。

冬至到了。

冬至

林树的脸是那么清晰，白白的，一丝痛苦也没有，就
像是解脱了什么。当他要张开嘴说话的时候，却什么声音
都没发出来。我对他大喊，你快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我从梦中醒来了。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躺在床上，昨夜发生的事是真
的吗？是的，是真的，我想起来了，林树给我一份 Mail

病毒 VIRUS

要我到他家去，当我在子夜 12 点赶到他楼下的时候，他却跳楼自杀了。然后我报警，在公安局折腾了半夜，到清晨 6 点才回到家，然后蒙头就睡，直到现在。

我起来吃了点东西，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同事陆白打来的，他请我平安夜晚上和他们一起出去玩。他早就说过了，但我一直没确定，因为圣诞对我的意义不大，但现在林树出了事以后我的心情很紧张，我马上就在电话里同意了。

我出门坐上一辆中巴去了嘉定乡下，一个小时以后，我来到一座公墓前。今天是冬至了，这里的人很多，上午的人应该更多。我在门口买了一束花走进墓园。虽然天很冷，阳光却不错，很温和，洒在墓园四周的田野上，周围有许多大树和芦苇，一些鸟在欢快地鸣叫着。我走进最里面的一排墓碑，在一个名字前停了下来，墓碑上镶嵌着一张椭圆形的照片，一个 18 岁的女孩正在照片里微笑着。我轻轻地把花放在了墓碑前，然后看着照片发了好一会儿呆。忽然一声奇怪的鸟鸣把我从沉思里拉了出来，我抬头看了看天，那只鸟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只有冬至的阳光纠缠着我的瞳孔。周围的一些墓碑前，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给死去的长辈磕头，也许这是他们一年中仅有的几次弯下尊贵的膝盖，另一次该是清明。随着祭奠先人的古老仪式，四处升起许多烧冥币和锡箔的烟，那些清烟袅袅而起，如丝如缕，在空中铺展开来，仿佛已在另一个世界。我又想起昨晚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不知怎么，喉咙突然痒痒的。

病

毒

VIRUS 病毒

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正在照片里微笑着，墓碑上镶嵌着一张椭圆形的照片。



新

病毒 VIRUS

晚上回到家，我没有开电脑，把灯关了，一片漆黑中，我独自看着窗外冬至的夜色。整个晚上我一直沉浸在对林树的回忆中，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选择自杀。他这个人格是很温和的，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内向的人，家庭还算和睦，条件也不错。他是个大网虫，一直梦想进网络公司工作，年初他好几次参加几大网站的招聘，但都没有成功。在两天前，他终于被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网站聘用了，要知道，在现在网站纷纷裁员的时候，学历一般的林树还能应聘成功简直是个奇迹。在他收到聘用通知书的当天晚上，就立刻请我在外面吃了一顿火锅，那时候他眉飞色舞，春风得意，谁知道第二天居然就跳楼了。实在没理由啊。

我胡思乱想了很久，慢慢地陷进了沙发中，忽然我好像看到了前面的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模模糊糊的，那人影靠近了我，一点光线不知从哪里照了过来，照亮了那张脸——香香。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

那张脸平静地看着我，没有回答，然后又悄悄地隐进黑暗中了。我急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打开灯，房间里却只有我一个人。原来刚才我睡着了，也许做了一个梦。现在在我的精神太脆弱了，已经濒临崩溃了。

我上了床倒头就睡，却始终睡不着，直到我听见一种熟悉的声音，或远或近地飘荡着，钻到了我的心脏中。

病毒

病毒

VIRUS 病毒

平安夜

“多美的夜色啊。”陆白的女朋友黄韵倚着浦东滨江大道的栏杆，她染红了的头发在风中飞扬着。又是一个圣诞夜。

我们总共有七八个人，虽然说好了平摊，但这回陆白带着女朋友，坚持要自己请客。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陆家嘴，尽情地吃喝玩乐，只有我的心情比较沉重，几乎没说什么话。陆白今年28岁，除了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以外，各方面的条件一般，但他的女朋友却非常漂亮，是个难得的美人。他们是网上认识的，也该算是网恋的一大成果，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打得火热，但后来黄韵就对陆白不太满意了，可能是嫌陆白的相貌一般吧，看来网恋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的。陆白常向我诉苦，说女朋友对他越来越冷淡，上个月居然提出要分手，他很痛苦，他甚至到处求教让女孩子回心转意的秘诀。

在滨江大道边，我看着对岸的外滩灯火，还有身后的东方明珠。20世纪最后的一个圣诞夜，一路走来都是花花世界，我的心情却依然抑郁。陆白忽然搂着女朋友大声地向我们说：“我和黄韵决定结婚了，明年的春节请大家吃我们的喜酒。”

这让我们吃了一惊，原来以为他们两个马上要分手的，没想到现在居然要结婚了，太突然了。我仔细地看他的眼神，却什么都没看出来，他满脸笑容，却有些僵硬。他一定是太高兴了，没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病毒 VIRUS

一村，任何人遇到这种幸运的事都会这样的。

我看了看时间，快12点了，把这个时间让给他们的两人世界吧，于是我向陆白道别，其他人也纷纷识趣地走了。只留下他们两个在黄浦江堤边卿卿我我。

我望了望四周，还有许多一对一对的在寒风中依偎着。我竖着领子，沿着黄浦江走了几十步。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声。那又高又尖的声音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划过平安夜的空气，我脆弱的心脏仿佛有瞬间被它撕裂的感觉。我捂着胸口，那颗心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这时我听到许多人奔跑的声音，而女人尖厉骇人的叫声还在继续。我回过头去，看到发出尖叫的正是陆白的女朋友黄韵。我愣了一下，随即冲了过去，我挤开人群，看到人们都在往黄浦江里张望，我也往江里看了看，黑漆漆的江面卷起一阵寒风，一个人影在江水里扑腾挣扎着，升上一些微弱的热气，然后渐渐地消失在冰凉刺骨的滚滚波涛中。

“陆白！”黄韵继续向黄浦江里叫喊着，“他跳到黄浦江里去了，快——快救救他——”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衣服，“救救他，快。”

我也麻木了。我若是会游泳，说不定真的会跳下黄浦江救人的，但我不会水，一点都不会，跳下去等于自杀。周围的人也在频频地摇头，一片叹息声，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下水。这时一个穿着黑色新制服的警察也过来了，警察看了看黄浦江，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自己也不会游泳，然后他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很快，一艘小艇驶到了江

VIRUS 病毒



她不再说话，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江风中，像一尊美丽的雕塑。

病毒 VIRUS

面上，他们好像不是来救人的，而是来打捞的。我回过头去，不敢再向江中张望，浑身发着抖，抱着自己的肩膀。黄韵的呼救声也停息了下来，她不再说话，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江风中，像一尊美丽的雕塑。

一个小时以后，陆白终于被打捞上来了。惨不忍睹，我无法描述在冰冷的江水中浸泡过的他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他被装进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拉上拉链，像一具塑料棺材，送上了一辆运尸车。

一个警察在询问着黄韵。她断断续续地回答：“……忽然，他忽然变得神情凝重起来——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警察催促着她。

“不知道，他的眼神很奇怪，看着我后面，接着又是我左面，嗯——又移到了右面，飘忽不定，时远时近。我看了看四周，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最后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了，眼神似乎也消失了，转身翻过栏杆，就跳进了黄浦江里——”她不能再说了。

我不明白她说的话，警察也不明白。我看了看四周，除了人以外什么都没有。

那究竟是什么？

圣诞

我约了这个女孩——黄韵，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

VIRUS 病毒

但我必须要这样做，以解开我心中的团团疑问。在一个风格简洁的咖啡馆里，我独自等了很久，当我认定她不可能来，而起身要走时，她却真的来了。

一身白衣，染成红色的头发也恢复了黑色，在黄昏中远看她就好像古时候为丈夫守丧的素衣女子。坐在我面前，我才发现她憔悴了许多，没有化妆，素面朝天，却更有了一番风味。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她的语调很平静。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

“你们大概都在猜测为什么陆白会自杀吧，我也不知道，他的确没有理由去死。而且他的精神一直也很正常。”

“正因为无缘无故，所以才可怕。”我轻轻抿了一口咖啡，都快凉了，接着说，“而且偏偏是在宣布你们两人准备结婚的日子里，更重要的是在平安夜。”

“你们应该知道，在上个月，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分手了。他很伤心，但这不能改变我的决定。就在几天前，他发给我一个 Mail，告诉我他上个星期专门去了趟普陀山，为我的妈妈上香祈求平安。妈妈上个月被诊断出得了恶性肿瘤，就在那天晚上动手术，手术难度非常大，成功率很低，即使成功也很难完全痊愈。他知道我妈妈是非常相信这个的，妈妈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普陀山进香。就在我收到这封 Mail 的晚上，我妈妈的手术成功了，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留下来，主刀的医生也感到非常惊讶，连称是奇迹。我立刻对陆白改变了看法，被他的诚意深深感动了，所以——”

病毒 VIRUS



她的背影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仔细地想她的最后一句话，“忘记我吧。”

病毒

131

VIRUS 病毒

“以身相许？对不起。”我冒昧地接话了，我没想到还有这种事，陆白真的去过普陀山吗？我不知道。

“可以这么说，我很感激他，其实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的，但至少可以知道他是真心的。”

“有些不可思议。”

“我很傻吧，算了，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现在想起来，我做出和他结婚的决定实在太轻率了，仅仅因为一件纯属巧合的事就决定婚姻，我实在难以理解当时的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迷信。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这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亵渎。我对不起陆白，其实，我并不爱他，我只是当时头脑发热而已。这就是我一时冲动要和他结婚的原因。你会认为我是一个轻率、自私、麻木不仁的女人吗？是啊，未婚夫尸骨未寒就和他生前的同事一起喝咖啡。”她苦笑了一声，“但愿陆白能原谅我。”

我的脸突然红了。我知道她最后几句话的意思：“对不起，你别误会。”接着，我把冬至前夜我所遇到的那件可怕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平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淡淡地说：“我认识一个心理医生，他开着一家心理诊所，很不错的，你可以去那里调整自己的心理，你需要这个，知道吗？”她递给我一张那个心理医生的工作名片。

“忘记我吧，再见。”然后她走出了咖啡馆。

她的背影消失在了黄昏的暮色中，我仔细地想着她的最后一句话，“忘记我吧”。什么意思？我又看了看周